

米面馍馍，顾名思义就是用小米面蒸的馍馍。以前蒸米面馍馍用的米面不是在石磨上磨的，而是上碾碾的。碾米面是很讲究，也是很费工的。碾米面比磨白面还要费工。

碾米面需先捞米。将小米倒入清水中，用笊篱捞出，倒在用棍杆穿的盖罩上晾晒、沥水，这叫捞米。牛喜欢喝捞米水。捞米水饮牛，牛能喝得肚子鼓鼓的，撑得咩咩地叫。腊月里，大街上听到谁家的牛咩咩地叫，不用问，这家人捞米了。

盖罩上湿淋淋的小米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，浮水一部分吃进米里，一部分沥掉蒸发掉，待小米散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面子，叫碾米面。

碾米面是个忙碌活。有管着看碾的，有管着罗的，有管着整理罗的。管着看碾的，不时地喝赶着老牛，在老牛拉着碾碾子一圈一圈不停地运转下，瞅准时机，拿着簸箕将米或米糝均匀地添到碾盘中心，将碾盘上循到碾盘边上待罗的含有米面的米糝收到簸箕里，转给管着罗的。管着罗的就一罗一罗地罗。米面湿，不好罗，为了下面子，罗

大小子，不老不小，在家里，尊老尊不着他，爱幼爱不着他，有口好吃的难掉到他们嘴里。半大小子，没娶媳妇没成家，在家里还算不上个人物，没有陪亲戚陪客人吃饭的资格。半大小子，过了年肩负着家庭使命去走亲戚，自然是关心着吃。

穷怕亲戚，富怕贼。过了年来亲戚，最怕的是来半大小子，老人的俗语：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。”十几岁的男孩子，正是长身子长个儿，正是装饭的时候，大白馍馍两个不够三个不饱，吃得让人心疼。

给姑姑姥爷拜年，给姥爷姥爷拜年，给姥姥姥爷当家主事的，吃好吃歹都行。姑姥姥不当家不主事的，半大小子们也不去拜年。

外甥去姥姥家，给姥爷姥姥给舅舅舅妈拜年，总是要去的，不管她姥爷当家不当家总是要去的，那里是自己的一股血脉。去姥姥家拜年，要是姥爷当家主事，自是没了的说，要是姥爷姥姥“退居二线”了，舅子当了家主了，就有故事了。

有的人从姥姥家回来，进家就诉委屈：



米面馍馍

◎回邦利

在罗床上撞得咩咩地响。尽管这样使劲地罗，不长时间罗眼还是给糊住了，不下面子了，就得换罗。管着整理罗的就晒罗就清理罗。碾米面多是三几家的主妇合伙，碾了这家的再碾那家的。

蒸米面馍馍和蒸白面馍馍一样，也是先发面。米面比白面发得快，容易发过了，发过了酸。将米面发酵好，像蒸白面馍馍那般蒸米面馍馍。蒸米面馍馍面硬了不好，米面馍馍硬了不好吃。金黄色的米面馍馍，不酸不硬，就着大葱蘸酱，吃起来别有一种米香。

以前，麦子稀罕。年来节到，人们总想把生活搞得更好一点，总想把窝头换成馒头，白面不多，就蒸米面馍馍。但，米面馍馍远不如白面馍馍讨人喜欢。

以前，过了年走亲戚，人们关心着吃，吃的好不光是舌尖上舒服、肚子里好受，更是说明亲戚拿着当回事。

过了年走亲戚，最关心吃的是半大小子。半

“让俺吃的米面馍馍……”

进家就是不说，多不问，娘总是要问的：“让你吃的啥？”

要是午饭吃的是白面馍馍猪肉汤，晚饭吃的是水饺，娘喜上眉梢，要是午饭吃的米面馍馍，晚饭吃的杂面条，娘的嘴一下子就撅起老高，心里甚至嘴里就说了：

“舅是亲舅舅，妯子……”

以前那么好吃的米面馍馍没了。石碾没了，就是石碾还有，也没人费那个劲捞米碾米面了。

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集市上的麦子5毛钱1斤，谷子2毛8分钱1斤。100斤谷子出70斤小米，如此算来小米4毛钱1斤，也不如麦子贵，当然更不如白面贵。现在超市里买1斤小米的钱能买3斤白面。

天下的外甥们可以放心了，过去年去姥姥家拜年，不会有谁的舅子让吃米面馍馍了，白面馍馍撑死你！

作者系一中退休教师

七律·寻秋(平水韵)

◎魏发家

寻秋何必赴边山，碧水环城戏白鸥。昨夜甘霖清绿树，

今朝彩蝶舞花间。凉风绕柳翻诗页，韶乐穿林绘彩烟。

善美济阳旧貌，先行区北展新颜。作者单位：区税务局

战“疫”诗歌四首

◎张善祯

(一)施策
领袖亲自定义方针，众志成城献爱心，科学防治是关键，中西结合是神丹。

(二)赞钟南山
民族脊梁钟南山，

老当益壮赴前线，危难时刻何所惧，精忠报国赤子胆。

(三)奋战
白衣天使忘昼夜，全神贯注救病患，党员先锋是旗帜，

火线入党偿夙愿。

(四)凯旋
援鄂战疫全获胜，班师回府贺荣旋，欢歌擂鼓动山川，内外严防不松懈。



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
鞠慧 / 著

丁香季

济南出版社

面前课本上的字一行行在她眼前闪过，却一个也进不到脑子里去。以往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公式、单词，现在背上好几遍之后，再反过来看，竟然觉得没有一点印象。

以往让她觉得很无奈甚至有些反感的报告会，却时时在眼前闪现。她站在讲台上，思绪纷飞，神采飞扬。台下，那些学弟学妹们满是崇拜的目光，掌声，一波又一波雷鸣般响起……

有时，望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绿柳，一个念头会突然冒上来：今天会有学校请我去作报告吗？对报告会，她竟有了些许的期盼。

走出校门，她会暂时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脑会暂时地清醒。

和肖晓和好，她们两个人跟从前一样，还是一起去餐厅，一起回宿舍，一起到教室。但肖晓发现，金春雨不再那么爱说爱笑了，她总是默默地走着，很少说话，也很少去看周围的一切。她总是找理由不在餐厅吃饭，买好饭后，她更愿意回教室去吃。有时，她甚至不愿出去买饭，让肖晓或别的同学给她捎回来。

除去宿舍和教室，金春雨很少在别的地方露面。在教室里，她总是坐在课桌前，眼睛盯着面

前的书；回到宿舍，她会飞快地爬到床上去，打开手机，一刻不停地忙着。有时快到上课时间了，不是肖晓催她，她也想不到下来。有时晚上熄灯很久了，她也不睡，躲在被窝里，对着手机不停地忙活着。

以往下了课，金春雨总是和肖晓她们又拉又拽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，无所顾忌地疯上一阵。

大课间了，她会带了跳绳，到操场边上跳一会。金春雨跳绳跳得很好，她跳得又快又好，别人才跳了十来下，她已经跳到快二十下了；别的同学跳上几十下就累了，她不，几百下也不累。所以在剪刀、包袱、锤子定谁先跳的时候，肖晓有时会和金春雨私下商量好了，不让金春雨先跳。别的同学先跳，能跳好几个人，金春雨先跳，好多时候上课的时间到了，她一个人也还没跳完。金春雨学习成绩很好，但玩剪刀、包袱、锤子她不行，就是肖晓不和她私下商量好了“算计”她，她能赢的时候也很少。金春雨从不计较输赢，即使知道了肖晓她们做手脚，她也不恼，顶多撵着肖晓追一阵，等到追上了，“逼”肖晓说一句“回不下了”之类的话，也就罢了。

可现在金春雨好像对什么都不再有兴趣，除

去那部粉红色的手机。课外活动的时候，肖晓想拉金春雨去跳绳。这回，她私下也跟同学说好了，剪刀、包袱、锤的时候，一定要让金春雨赢。

金春雨死活也不去：“操场上那么多人，去干嘛？”

肖晓还是拉她：“你作报告的时候，台下的人不比这多呀？你以前不是说了吗，人多才热闹呀！去吧，都好长时间没跟你比了，你看一下，我快赶上你了。”

“要不，明天吧。明天再去。”金春雨实在推脱不过，只好这样说。

肖晓见她实在不想去，也不好太勉强她，只得作罢。

等明天再约她出去了，她又会有新的理由：作业还没做完呢；累了，不想动等等。反正就是不出去。

就是在宿舍和教室里，金春雨也很少说话。她有时是对着一本书看，好久也不见她翻一页；有时又会望着某个不可知的地方静静地发呆，好久好久。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只有面对那部手机的时候，她才会恢复到曾经学习时的样子，认真专注到陶醉。

金春雨极少用手机打电话，她也确实没地

方可打。她的手机两块电池，每天都要充电。有时她会想，周钰也有一部手机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，想他的时候，就可以跟他说说话，或者发个短信，或者直接在QQ上聊，想什么时候聊就什么时候聊，想聊什么别人谁都不知道。那多过瘾啊。

可是，他没有。唉！

肖晓和周钰他们本来商量着想找梅晓玫老师说一下，让她劝劝金春雨的，但想到梅晓玫老师现在心情也不好，也就不再好意思找她。

梅晓玫老师的老公找到学校来闹了一场，他说梅晓玫老师不管家不管老人也不管孩子，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。他找到校长，说要离婚。任凭王副校长怎么劝说都不行。离开学校前，他非要让梅晓玫老师一起回家。梅晓玫老师说等放了学就回去，可他不干，趁喝了酒，拉着梅晓玫老师的手，猛一下把她甩了出去。多亏梅晓玫老师扶住了一棵树，才没有摔倒。但她的手上却碰破了一块皮。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吴家桥看也没看梅晓玫老师流血的手，钻进车里，发动了车子。